

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

姚氏三子 趙旭 虞卿女子 蕭氏乳母

姚氏三子

唐御史姚生，罷官，居於蒲之左邑。有子一人、外甥二人，各一姓，年皆及壯，而頑鷲不肖。姚之子稍長於二生。姚惜其不學，日以誨責，而怠游不悛。遂於條山之陽，結茅以居之，冀絕外事，得專藝學。林壑重深，囂塵不到。將遣之日，姚誡之曰：「每季一試汝之所能，學有不進，必櫛楚及汝！汝其勉焉。」及到山中，二子曾不開卷。但樸斲塗墍為務。居數月，其長謂二人曰：「試期至矣，汝曹都不省書，吾為汝懼。」二子曾不介意，其長攻書甚勤。忽一夕，子夜臨燭，憑几披書之次，覺所衣之裘，後裾為物所牽，襟領漸下。亦不之異，徐引而襲焉。俄而復爾，如是數四。遂回視之，見一小豚，籍裘而伏，色甚潔白，光潤如玉。因以壓書界方擊之，豚聲駭而走。遽呼二子秉燭，索於堂中。牖戶其密，周視無隙，而莫知豚所往。明日，有蒼頭騎扣門，搯笏而入，謂三人曰：「夫人問訊，昨夜小兒無知，誤入君衣裙，殊以為慚；然君擊之過傷。今則平矣，君勿為慮。」三人俱遜詞謝之，相視莫測其故。少頃，向來騎僮復至，兼抱持所傷之兒，並乳裸數人，衣襦皆綺綺，精麗非尋常所見。復傳夫人語云：「小兒無恙，故以相示。」逼而觀之，自眉至鼻端，如丹縷焉，則界方稜所擊之跡也。三子愈恐。使者及乳裸，皆甘言慰安之，又云：「少頃夫人自來。」言訖而去。三子悉欲潛去避之，惶惑未決。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，前施屏幃，茵席炳煥，香氣殊異。旋見一油壁車，青牛丹轂，其疾如風，寶馬數百，前後導從，及門下車。則夫人也。三子趨出拜，夫人微笑曰：「不意小兒至此，君昨所傷，亦不至甚，恐為君憂，故來相慰耳。」夫人年可三十餘，風姿閒整，俯仰如神，亦不知何人也。問三子曰：「有家室未？」（未原作來，據黃本改）三子皆以未對。曰：「吾有三女，殊姿淑德，可以配三君子。」三子拜謝。夫人因留不去，為三子各創一院，指顧之間，畫堂延閣，造次而具。翌日，有輜駟車至焉，賓從粲麗，逾於戚里。車服炫晃，流光照地，香滿山谷。三女自車而下，皆年十七八。夫人引三女升堂，又延三子就座。酒饌珍備，果實豐衍，非常世所有，多未之識。三子殊不自意。夫人指三女曰：「各以配君。」三子避席拜謝。復有送女數十，若神仙焉。是夕合盞，夫人謂三子曰：「人之所重者生也，所欲者貴也。但百日不泄於人，令君長生度世，位極人臣。」三子復拜謝，但以愚昧扞格為憂。夫人曰：「君勿憂，斯易耳。」乃敕地上主者，令召孔宣父。須臾，孔子具冠劍而至。夫人臨階，宣父拜謁甚恭。夫人端立，微勞問之，謂曰：「吾三婿欲學，君其引之。」宣父乃命三子，指六籍篇目以示之，莫不瞭然解悟、大義悉通，咸若素習。既而宣父謝去。夫人又命周尚父，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訣，三子又得之無遺。復坐與言，則皆文武全才，學究天人之際矣。三子相視，自覺風度夷曠，神用開朗，悉將相之具矣。其後姚使家僮饋糧，至則大駭而走。姚問其故，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、人物豔麗之多。姚驚謂所親曰：「是必山鬼山魅也。」促召三子。三子將行，夫人戒之曰：「慎勿洩露，縱加楚撻，亦勿言之。」三子至，姚亦訝其神氣秀髮，占對閒雅。姚曰：「三子驟爾，皆有鬼物憑焉。」苦問其故，不言，遂鞭之數十。不勝其痛，具道本末，姚乃幽之別所。姚素館一碩儒，因召而與語。儒者驚曰：「大異大異！君何用責三子乎？向使三子不泄其事，則必為公相，貴極人臣。今泄之，其命也夫！」姚問其故，而云：「吾見織女、婺女、須女星皆無光，是三女星降下人間，將福三子。今泄天機，三子免禍幸矣。」其夜，儒者引姚視三星，星無光。姚乃釋三子，遣之歸山，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。夫人讓之曰：「子不用吾言，既泄天機，當於此訣。」因以湯飲三子。既飲，則昏頑如舊，一無所知。儒謂姚曰：「三女星猶在人間，亦不遠此地分。」密謂所親言其處，或云河東張嘉真家。其後將相三代矣。（出《神仙感遇傳》）

趙旭

天水趙旭，少孤介好學，有姿貌，善清言，習黃老之道。家於廣陵，嘗獨茸幽居，唯二奴侍側。嘗夢一女子，衣青衣，挑笑牖間。及覺而異之，因祝曰：「是何靈異？願覩仙姿，幸賜神契。」夜半，忽聞窗外切切笑聲。旭知真神，復視之。乃言曰：「吾上界仙女也。聞君累德清素，幸因寤寐，願托清風。」她驚喜，整衣而起曰：「襄王巫山之夢，洞簫秦女之契，乃今知之。」靈鑿忽臨，忻歡交集，乃回燈拂席以延之。忽有清香滿室，有一女，年可十四五，容范曠代，衣六銖霧縞之衣，躡五色連文之履，開簾而入。旭載拜。女笑曰：「吾天上的青童，久居清禁。幽懷阻曠，位居末品，時有世念，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。以君氣質虛爽，體洞玄默，幸托清音，願諧神韻。」旭曰：「蜉蝣之質，假息刻漏，不意高真俯垂濟度，豈敢妄興俗懷？」女乃笑曰：「君宿世有道，骨法應仙，然已名在金格，相當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，撫雲璈於碧落之中。」乃延坐，話玉皇內景之事。夜鼓，乃令施寢具。旭貧無可施。女笑曰：「無煩仙郎。」乃命備寢內。須臾霧暗，食頃方妝，其室中施設珍奇，非所知也。遂攜手於內，其瑰姿發越，希世罕傳。夜深，忽聞外一女呼：「青夫人。」旭駭而問之，答曰：「同宮女子相尋爾，勿應。」乃扣柱歌曰：「月霧飄遙星漢斜，獨行窈窕浮雲車。仙郎獨邀青童君，結情羅帳連心花。……」歌甚長，旭唯記兩韻。謂青童君曰：「可延入否？」答曰：「此女多言，慮泄吾事於上界耳。」旭曰：「設琴瑟者，由人調之，何患乎！」乃起迎之。見一神女在空中，去地丈餘許，侍女六七人，建九明蟠龍之蓋，戴金精舞鳳之冠，長裙曳風，璀璨心目。旭載拜邀之；乃下曰：「吾嫦娥女也。聞君與青君集會，故捕逃耳。」便入室。青君笑曰：「卿何以知吾處也？答曰：「佳期不相告，誰過耶？」相與笑樂。旭喜悅不知所裁，既同歡洽。將曉，侍女進曰：「雞鳴矣，巡人案之。」女曰：「命車。」答曰：「備矣。」約以後期，答曰：「慎勿言之世人，吾不相棄也。」及出戶，有五雲車二乘，浮於空中。遂各登車訣別，靈風颯然，凌虛而上，極目乃滅。旭不自意如此，喜悅交甚，但灑掃、焚名香、絕人事以待之。隔數夕復來，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，異香從之，其所從仙女益多，歡娛日洽。為旭致行廚珍膳，皆不可識，甘美殊常。每一食，經旬不饑，但覺體氣衝爽。旭因求長生久視之道，密受隱訣。其大抵如《抱樸子·內篇》修行，旭亦精誠感通。又為旭致天樂，有仙妓飛奏簫極而不下，謂旭曰：「君未列仙品，不合正御，故不下也。」其樂唯笙簫琴瑟，略同人間，其餘並不能識，聲韻清鏘。奏訖而雲霧霏然，已不見矣。又為旭致珍寶奇麗之物，乃曰：「此物不合令世人見，吾以卿宿世當仙，得肆所欲。然仙道密妙，與世殊途，君若泄之，吾不得來也。」旭言誓重疊。後歲餘，旭奴盜琉璃珠鬻於市，適值胡人，捧而禮之，酬價百萬。奴驚不伏，胡人逼之而相擊。官勸之，奴悉陳狀。旭都未知。其夜女至，愴然無容曰：「奴泄吾事，當逝矣。」旭方知失奴，而悲不自勝。女曰：「甚知君心，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，運數然耳。自此訣別，努力修持，當速相見也。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，保精可以致神。」遂留《仙經龍虎隱書》二篇，以授之。

亦指驗於旭，旭洞曉之。將旦而去，旭悲哽執手。女曰：「悲自何來？」旭曰：「在心所牽耳。」女曰：「身為心牽，鬼道至矣。」言訖，竦身而上，忽不見，室中簾帷器具悉無矣。旭恍然自失。其後寤寐，彷彿猶尚往來。旭大歷初，猶在淮泗，或有人於益州見之，短小美容范，多在市肆商貨，故時人莫得辨也。《仙樞遙》五篇，篇後有旭紀事，詞甚詳悉。（出《通幽記》）

虞卿女子

唐貞元初，虞卿裡人女，年十餘歲，臨井治魚。魚跳墮井，逐之，亦墮其內。有老父接抱，入旁空百十步，見堂宇，甚妍潔明敞。老姥居中坐，左右極多。父曰：「汝可拜呼阿姑。」留連數日，珍食甘果，都不欲歸。姥曰：「翁母意汝，不可留也。」老父捧至井上，贈金錢二枚。父母見，驚往接之。女乃瞑目拱手，疾呼索二盤。及至，嫌腥，令以灰洗，乃瀉錢各於一盤，遂復舊。自此不食，唯飲湯茶。數日，嫌居處臭穢，請就觀中修行。歲餘，有過客避暑於院門，因而熟寐，忽夢金甲朱戈者叱曰：「仙宮在此，安敢衝突？」驚覺流汗而走。後不知所云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蕭氏乳母

蕭氏乳母，自言初生遭荒亂，父母度其必不全，遂將往南山，盛於被中，棄於石上，眾跡罕及。俄有遇難者數人，見而憐之，相與（與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）將歸土龕下，以泉水浸松葉點其口。數日，益康強。歲餘能言，不復食餘物，但食松柏耳。口鼻拂拂有毛出。至五六歲，覺身輕騰空，可及丈餘。有少異兒，或三或五，引與遊戲，不知所從。肘腋間亦漸出綠毛，近尺餘，身稍能飛，與異兒群游海上，至王母宮，聽天樂，食靈果。然每月一到所養翁母家，或以名花雜藥獻之。後十年，賊平，本父母來山中，將求其餘骨葬之，見其所養者，具言始末。涕泣。累夕伺之，期得一見。頃之遂至，坐簷上，不肯下。父望之悲泣。所養者謂曰：「此是汝真父母，何不一下來看也？」掉頭不答，飛空而去。父母回及家，憶之不已。及買果栗，揭糴復往，以俟其來。數日又至，遣所養姥招之，遂自空際而下。父母走前抱之，號泣良久，喻以歸還。曰：「某在此甚樂，不願歸也。」父母以所持果飼之，逡巡，異兒等十數至，息於簷樹，呼曰：「同游去，天宮正作樂。」乃出。將奮身，復墮於地。諸兒齊聲曰：食俗物矣，苦哉！」遂散。父母挈之以歸，嫁為人妻，生子二人，又屬饑儉，乃為乳母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